

454

现代世界短篇小说选(第二册) 蒋孔阳 主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375 字数: 343,000 印数: 21,000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年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2·876 定价: 1.16元

目 录

- 大灾星……………〔苏联〕高尔基(1)
- 俄罗斯性格……………〔苏联〕阿·托尔斯泰(22)
- 盲厨师……………〔苏联〕巴乌斯托夫斯基(33)
- 家……………〔苏联〕利金(40)
- 山中的故事……………〔苏联〕巴甫连柯(51)
- 一只套鞋……………〔苏联〕左琴科(61)
- 一个人的遭遇……………〔苏联〕肖洛霍夫(66)
- 我们是苏维埃人……………〔苏联〕波列伏依(103)
- 等车的时候……………〔苏联〕沃罗宁(123)
- 最后一个炉匠……………〔苏联〕霍洛波夫(132)
- 汽车在公路上行进……………〔苏联〕安东诺夫(156)
- 永不掉队……………〔苏联〕冈察尔(169)
- 热妮亚·鲁勉采娃……………〔苏联〕纳吉宾(180)
- 蓝眼睛的大象……………〔苏联〕阿勃拉莫夫(189)
- 第五排第三个……………〔苏联〕阿列克辛(198)
- 老牌奥林匹亚打字机……………〔苏联〕瓦西里耶夫(234)
- 盛产蘑菇的秋天……………〔苏联〕特里丰诺夫(258)
- 玛莎外婆……………〔苏联〕巴鲁兹金(274)
- 慈母心……………〔苏联〕舒克申(284)
- 织女星……………〔苏联〕丹古洛夫(304)
- 白马……………〔波兰〕伊瓦什凯维奇(326)
- 约塞夫……………〔波兰〕鲁德尼茨基(351)

女仆安娜的纪念日	〔捷克〕 哈谢克(364)
穷儿汤	〔捷克〕 哈谢克(368)
一公升水	〔捷克〕 切内尔(373)
悲剧	〔匈牙利〕 日格蒙德(383)
九月的回忆	〔匈牙利〕 费伦茨(391)
女歌唱家	〔罗马尼亚〕 德梅特里乌斯(402)
一个四月的晚上	〔罗马尼亚〕 萨多维亚努(409)
我现在知道了	〔南斯拉夫〕 参卡尔(416)
韦莱托沃人	〔南斯拉夫〕 安德里奇(421)
各各他	〔保加利亚〕 斯塔马托夫(432)
罪行	〔保加利亚〕 埃林-彼林(448)

大 灾 星

〔苏联〕 高尔基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Горький 1868—1936)，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列宁语）。出生于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现名高尔基城）一个细木工家庭。父母早亡，十一岁便走到“人间”，独立谋生。当过学徒、轮船厨师帮手、码头搬运工、面包房帮工等。由于长期流浪，广泛接触各种人物，使他能深切理解俄国下层人民身受剥削和压迫的情况，熟悉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早年，他便接触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会见列宁，从此，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凡此种种，对他的生活和文学创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高尔基痛恨沙皇专制制度，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一九〇五年入党，曾多次被捕、监禁、流放。十月革命后，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为苏联文学的一面伟大的旗帜。

高尔基依靠自学读了许多书籍。一八九二年，他在《高加索报》上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笔名，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此后专注于文学创作，发表富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如短篇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一八

九五年)，散文诗《鹰之歌》（一八九五年）、《海燕》（一九〇一年）；以及偏重描写现实的短篇《切尔卡什》（一八九五年）等。并先后写出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一八九九年），剧本《小市民》（一九〇一年）、《底层》（一九〇二年）、《仇敌》（一九〇六年），中篇小说《奥古洛夫镇》（一九〇九年）、《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等。一九〇六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母亲》，生动地描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群众觉醒的过程，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一过程中的领导作用，被誉为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曾得到列宁的赞扬。他还写有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童年》（一九一三年）、《人间》（一九一六年）、《我的大学》（一九二四年），以及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一九二五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一九二八——一九三六年）等。政论文和文学批评也是高尔基给无产阶级文学留下的一份极珍贵的遗产。

《大灾星》（一九一七年）是高尔基的优秀短篇小说之一。描写一个穷苦善良的搓麻绳女人和她的残废的儿子，沉沦在社会的底层，见不到阳光，受人轻视。作者怀着深厚的感情描绘他们的喜怒哀乐，精心刻划了一个残废儿童的形象，他不能行走，喜欢昆虫，向往着美丽的田野。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敏锐的观察和对专制制度的愤怒，启示人们思考造成这种现实的社会根源，激励人们冲破令人窒息的牢笼，走向自由和光明。

一个闷热的夏夜里，我在市郊荒僻的胡同里看到一幅奇怪的情景：一个女人走到积在地面的一大片雨水中央，践踏泥浆，

象小孩子们那样一边跺脚，一边用鼻音唱出难听的歌曲。

白天，雷雨在城市上面雄壮地过去了，大量的雨水泡湿了胡同里齜齜的泥土；水洼很深，女人的脚陷在里面，几达膝盖。从嗓音上判断，这个女歌手喝醉了。假使她跳得疲乏而倒下来，很容易喝上几口稀薄的泥汤。

我把皮靴的统子拉得高一点，走进水洼里，拉住跳舞的女人的手，拖她到干燥的地方。她最初显然惧怕了，默默地、驯顺地跟我走着，但是后来，她的身体强烈地转动了一下，挣脱右手，在我的胸脯上打了一下，喊道：

“救命呀！”

她又坚决地走进水洼，把我也拖进去了。

“魔鬼！”她咕哩咕噜地说。“我不走！我没有你也能活下去……你没有我也可以生活……救命呀！”

更夫从黑暗里钻出，立在离我们五步远的地方，恼怒地问道：

“谁在这里胡闹？”

我对他说，我怕这女人在泥汤里淹死，想拉她出来；更夫看了这女醉鬼一眼，很响的咳嗽了一声，命令道：

“玛士卡，爬出来呀！”

“我不高兴。”

“我对你说，爬出来呀！”

“我不爬出来。”

“我要给你两下，贱东西，”更夫说，他并不显得生气，随着带了喜欢说话的样子，和气地对我说道：“她是这里搓麻绳的女人，佛洛里哈·玛士卡。你有香烟吗？”

我们抽烟，女人在水洼里勇敢地走着，喊道：

“长官们。我自己就是长官……我想洗澡，就去洗澡……”

“看你敢洗澡！”更夫警告她。他是长着胡须的、强壮的

老人。“你瞧，她每天晚上这样胡闹。她家里还有一个没有脚的儿子……”

“她住得远吗？”

“应该杀死她，”更夫说，不回答我的话。

“最好送她回家去，”我提议。

更夫吹了一下胡子，用香烟的火头照我的脸，用皮靴沉重地踏着泥地走开了。

“你送她去吧！不过先要看一看她的嘴脸。”

女人坐在泥汤里，手泼着水，尖声地，粗野地喊叫：

“象在海水里一样……”

在我们头上黑暗的天空里，有一颗巨星映在离她不远的油腻的污水里。当水注上扬起了一层涟漪的时候——影儿消失了。我又走进水洼，扶住女歌手的腋下，举了起来，用膝盖推搡她，把她领到围墙那里去。她支住身体，摇晃着手，挑战似的对我说：

“你打吧，你打吧！不要紧，——打吧……你真是野兽……你真是混账……你就打吧！”

我把她按在围墙上，问她住在哪里。她抬起醉醺醺的头，用乌黑的眼睛看我，我看见她的鼻梁陷落了，鼻子遗留的部分向上面凸出，象一粒纽子，上唇有一个伤疤，细小的牙齿露在外面，她的浮肿的小脸发出难堪的微笑。

“好吧，我们走吧，”她说。

我们靠着围墙走了。潮湿的裙裾拍打我的腿。

“我们走吧，亲爱的，”她喃喃着，酒似乎醒了一点。“我接待你……我要给你安慰……”

她领我到一所巨大的两层房屋的院子里去，谨慎地，象盲人似的在大车、木桶、箱子和放得凌乱的木柴中间走着，在房脚下一个破洞前面止步，对我说道：

“你钻进去吧。”

我扶着潮湿的墙，抱住女人的腰，好容易支住她那摇摇欲坠的身体，从很滑的梯级走下，摸着门上的毡子和把手，把门打开，立在一个黑屋的门限上，不敢走进去。

“妈妈，——是你吗？”一个轻轻的声音在黑暗里问。

“我……我……”

温暖的腐烂味和松脂的气味强烈地冲到了我的头上。火柴燃着了，小小的火光把小孩的惨白的脸照亮了一下，便熄灭了。

“有谁到你这里来呢？那是我，”女人说，她的身体重重地靠着我。

火柴又亮了，玻璃响起来，一只柔细的、可笑的手点着小小的洋铁灯。

“我的宝贝呀，”女人说，摇晃着身体，跌到角落里去了，——在那里铺着一张宽阔的床，比砖地稍为高一点。

孩子一面观察灯光，在灯芯燃烧着，开始生出花结来的时候，便把灯芯捻小点。他的脸是严肃的，鼻子很尖，嘴唇象小女孩似的浮肿。那是一张用柔细的画笔绘成的脸庞，在这黑暗的、潮湿的屋子里显得惊人的不协调。他弄好了灯火，用长着茸毛的眼睛看了我一下，问道：

“她喝醉了吗？”

他的母亲横躺在床上啜泣，打鼾了。

“应该给她脱衣裳，”我说。

“你脱好了，”男孩应声回答，垂下了眼睛。

我开始从女人身上脱去潮湿的裙子的时候，他轻轻地、干练地问：

“灯——要灭吗？”

“为什么？”

他不响了。我一面翻弄他的母亲，象搬动一袋面粉，一面

观察着他：他坐在窗旁地板上一只厚木板制成的箱子上面，箱子上用印刷体写着几个黑字：

小 心。

H·P·公司出品。

正方形的窗子的窗台和男孩的肩膀相齐。墙上钉着几条狭窄的纸板，纸板上放着几叠香烟盒和火柴盒。在男孩坐着的木箱旁边，还有一只木箱，蒙上一张黄草纸，显然作为饭桌之用。他将可笑又可怜的手又在颈脖后面，举头向黑暗的玻璃窗外看望。

我给女人脱好了衣裳，把湿衣服扔在壁炉上，在角落里陶制脸盆中洗了手，用手绢擦干，对孩子说道：

“唔，再见吧！”

他看了我一眼，带着嘶嘶的声音问道：

“现在要灭灯吗？”

“随你的便。”

“你要走，不躺下睡觉吗？”

他伸出小手，指着母亲：

“和她一块儿。”

“做什么？”我愚蠢而且惊讶地问。

“你自己知道，”他十分自然地说，伸了个懒腰，补充了一句：

“大家都躺下睡觉的。”

我不好意思地回头看了一下：在我的右面是一只丑陋的火炉，炉底下放着龌龊的器皿，角落里木箱后面有几段涂着树胶的铁绳，一堆撕好的麻线、木柴、细木片和扁担。

一个蜡黄的身体在我的脚下挺直着，发出鼾声。

“可以和你坐一会吗？”我问男孩。

他皱着眉头看我，回答道：

“她到早晨也不会醒的。”

“我并不需要她。”

我蹲在他的木箱旁边，叙述怎样遇见他的母亲的情形，尽力说得象开玩笑似的：

“她坐在泥水里，两手摇着，象摇桨一般，一面还唱歌……”

他点头，现出苍白的笑容，搔狭窄的胸脯。

“因为她喝醉了。她清醒着的时候也是爱淘气的。真是象一个小姑娘……”

现在我审看他的眼睛，——它们真是带茸毛的，睫毛长得奇怪，眼险上也长着浓密的细毛，蜷曲得很美。眼睛底下有青色的影子，使失血的皮肤显得更惨白了，鬃曲的栗色头发，象一只破旧的帽子似的，覆盖在高高的额角上面，鼻梁上面有几条皱纹。他的眼神，注意的、安静的眼神是难以形容的。我好容易才忍受住这奇特的、非人的眼神。

“你的腿怎么样？”

他转动了一下，从破絮里露出一只象火钳似的干瘪的脚，用手举起，放在木箱的边上。

“你瞧这脚。两只都是一样的，从生下来，就是这样。不能走，也不会动，就是这样的……”

“纸盒里是什么？”

“那是装虫儿的，”他回答，用手取了脚，象取一根棒，塞进木箱底下的破絮里面，亲热地微笑，提议道：

“要不要我给你看一下。那末，你好好儿坐着。这类东西你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

他灵活地使用柔细的、长得不均匀的手，微微地抬起半个身子，从纸板上取下纸盒，一只一只递给我。

“你留神，——不要打开来，否则会跑走的！你放在耳朵

上听。怎么样？”

“有什么东西动弹着……”

“啊！里面是蜘蛛，那个坏蛋！它名叫鼓手。狡猾极了……”

奇丽的眼睛和藹地活泼起来，淡蓝的小脸上浮现出微笑。他迅速地运用灵活的手，把纸盒从木架上摘下来，先附贴在自己的耳朵上，然后又附在我的耳朵上，活泼地讲述道：

“那里是一只蟑螂，名叫阿尼新，好说大话，象兵一样。这里是苍蝇，绰号‘官太太’，是少有的混蛋。整天唠唠叨叨地骂人，甚至揪过母亲的头发。不是苍蝇，却是那个官太太，就住在窗朝街上开着的屋子里，苍蝇极象她。这里是一只大黑蟑螂，名叫‘老板’，它没有什么，不过是醉鬼，不要脸的东西。一喝酒，就在院里爬着，赤着身子，身上长着茸毛，象一条黑狗。这里是甲虫，尼可纪姆叔叔，我在院里把它捉住了，它是云游人，骗子手一类，好象替教堂募捐；母亲叫他‘贱货’，他也是她的情人。她的情人有的是，象苍蝇一样多，尽管没有鼻子。”

“她打你吗？”

“她吗？哪里会！她没有我是活不下去的。她虽然是醉鬼，心地是很好的。我们这条街上全是醉鬼。她很美丽，也很快乐……一个大醉鬼，卖淫妇！我对她说：‘小傻子，你不再喝酒，就会发财了，’她哈哈笑了。一个愚蠢的女人！她是很好的，等她醒过来，你就会看见。”

他那种可爱的、迷人的微笑，会使你生出难忍的、深厚的怜悯他的情感，而想大哭一场，向全城呼喊。他的美丽的小头在柔细的脖颈上摇曳，好比一朵奇怪的花，眼睛越发闪耀出活泼的神情，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吸引我。

我倾听他的孩子气的，但是可怕的絮语，一下子忘记了身居何处，现在忽然又见到那扇小小的、外面溅满烂泥的狱牢似

的小窗，火炉的黑洞，角落里一堆麻线，门旁破絮上横躺着黄色的、乳油似的女人的身体。

“很好的虫匣子吧？”男孩骄傲地问。

“很好。”

“我就是没有蝴蝶——蝴蝶和螟蛾！”

“你叫什么名字？”

“连卡。”

“和我同名。”

“真的？你是什么人？”

“就是这样。什么也不是。”

“那才是瞎说！每个人都会成为什么样的，我知道。你是善良的人。”

“也许。”

“我看得出来的！你也是胆小的人。”

“为什么是胆小的？”

“我知道！”

他狡猾地微笑着，甚至对我挤了挤眉头。

“到底为什么是胆小的？”

“你和我坐在一起，那就是害怕，怕夜里走路！”

“现在已经天亮了。”

“那末，你就要走的。”

“我还要到你这里来。”

他不相信，用睫毛掩住可爱的、毛茸茸的眼睛，沉默了一会，问道：

“做什么？”

“和你坐一会。你是极有趣的人，可以来吗？”

“来好喽。许多人都到我们家里来……”

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会骗我的。”

“我真的会来！”

“那末你来吧。不过你是到我这里来，不是到母亲那里，不要管她！你和我做朋友，——好不好？”

“好的。”

“就这样吧。你是大人了，那不要紧，你有多大岁数？”

“二十一岁。”

“我十二岁。我没有朋友，只有卡嘉一个人，拉水车的女儿，不过，她母亲因为她到我这里来，总打她……你是小偷吗？”

“不是的。为什么是小偷？”

“你的脸很可怕，瘦得很，那只鼻子象小偷的一般。有两个小偷常到我们这里来：一个名唤沙希卡，是个傻瓜，脾气坏得很；还有一个——叫做瓦涅士卡，脾气好得象狗。你有没有小盒？”

“我会拿来的。”

“你拿来吧！我不对母亲说你要来……”

“为什么？”

“没有什么。男人们第二次上我们这里来，她总是高兴的。她爱男人，真是倒霉！我的妈妈，她是一个可笑的女孩子。十五岁时胡搞，生下我来，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生下来的！你什么时候再来？”

“明天晚上。”

“晚上她便要喝醉了。你不偷东西，那末做什么事情？”

“卖巴伐利亚克瓦斯。”

“真的吗？你拿一瓶来，好不好？”

“自然拿来！我现在去了。”

“你去吧。来不来呢？”

“一定来。”

他向我伸出两只长长的手，我也用两手握紧两根又冷又细的骨头，摇晃了几下，不回头看他，一直爬到院子外面，象醉了似的。

天色发亮；金星在一堆潮湿的、倾圮了一半的建筑物上面颤栗，即将熄灭。地窖的玻璃窗，既模糊又齜齜，象醉人的眼睛一般，从房屋墙壁下污秽的黑坑里，用正方形的眼睛望我。一个红脸的乡下人在大门旁大车上睡觉，伸出一双分得很开的大光腿，浓厚坚硬的胡须撅着，白齿在胡须里发光，——那样子好象这乡下人在闭上眼睛，恶毒地，狠狠地笑着。一只老狗走到我面前，它背上的毛已经秃了，显然被开水烫掉。它嗅我的脚，轻轻地，饥饿似地吠叫了一声，使我的心充满了对它不必要的怜悯。

早晨的天空，——蔚蓝的、玫瑰色的天空，——映照在街头上滞积一夜的水洼里，它的影子使齜齜的水洼增添了可恨的、多余的、腐化心灵的美景……

第二天，我请求我街上的孩童们捕捉了一些甲虫和蝴蝶，在药房里买了美丽的小盒，随身又带上两瓶克瓦斯、饼干、糖果和奶油面包，动身到连卡那里去。

连卡很惊讶地接受我的礼物，张大了可爱的眼睛，——在日光下那双眼睛显得更加美丽。

“喔唷唷，”他用不象小孩的低音说，“你拿来了这许多东西！你是富人么？你既然是富人，为什么穿得那样坏？你还说不是小偷！这小盒真好极了！喔唷唷，——简直摸它都觉得可惜，我的手没有洗干净。里面有什么？啊，——甲虫呢！象铜的，简直是绿色的，啊，这小鬼……要逃走，飞走吗？这太好了……”

他忽然快乐地喊道：

“妈妈！快下来，给我洗手，——你瞧，他拿来什么东西！他就是昨天夜里那个人，把你拖了来，象是警察。这就是他！他也叫连卡……”

“应该对他说谢谢，”我听到背后一个不洪亮的、奇怪的声音。

男孩频频点头：

“谢谢！谢谢！”

一层象毛发似的浓厚的尘云在地窖内摇晃着。我隔着尘云，很难看清炉台上那个蓬乱的头，女人的丑恶的脸，闪耀的牙齿，——不由自主的、磨洗不掉的微笑。

“你好呀！”

“你好，”女人重复着；她的鼻音不很响，但是十分灵活，几乎是快乐的。她眯细着眼睛望我，似乎露出讪笑的样子。

连卡忘记了我，嚼着饼干，嘴里哞哞地叫着，小心谨慎地打开纸盒，——睫毛将黑影投到他的脸颊上去，增大了眼底下的青色。黯淡的，象老人的脸一般的太阳向龌龊的玻璃窗里窥望，柔和的光线落在小孩的栗色的头发上面，连卡胸前的衬衫解开着，我看见心怎样在柔细的骨头下面跳跃，把皮肤和看不见的小乳头微微地抬起。

他的母亲从炉台上爬下来，把手巾在脸盆里浸湿，走到连卡面前，拿起他的左手。

“逃走了！站住——逃走了！”他喊着，整个身体在木箱上旋转，抛开脚下有气味的破絮，露出蓝色的、不能动弹的腿。女人笑了，拨动着破絮，也喊道：

“捉住它！”

捉住甲虫以后，放在自己的手掌上面，用浅蓝色的活泼眼睛望着，又用老朋友的口气对我说：

“这种虫子是很多的！”

“你不要压死它！”儿子严厉地警告她，“有一次她喝醉了酒，坐在我的兽笼上面，压死了许多！”

“你忘记了这件事吧，我的宝贝。”

“我只好埋葬它们，埋葬了许多时候……”

“我以后自己给你捕捉了许多。”

“捕捉了许多！你压死的那些东西全是有学问的，你这个小胡同里的傻瓜！我把那些死掉的虫埋在炉台底下，自己爬过去埋，那边是我的公墓……你知道，我有一只蜘蛛，名叫明卡，和我母亲以前的那个情人一样，他进监狱里去了，肥胖的、快乐的……”

“你真是我的小宝贝，”女人说，用黑暗的小手和呆钝的手指抚摸儿子的鬃发。然后用手肘推我一下，眼睛里露出微笑，问道：

“我这儿子好不好？你瞧那眼睛！”

“你把一只眼睛取去，可是把脚还给我吧，”连卡提议，得意地笑了笑，一面审视甲虫。“它是铁的！多肥呀！妈，他象那个修道士，你替他编梯子的那个，——你记得么？”

“怎么不记得呢！”

她于是笑着告诉我：

“你瞧，有一天有一个修道士到我们家里来，他的身体很高大，当时问道：‘搓麻的女人，你能不能给我编一条绳梯？’我从生下来还没有听说过这类梯子。我就说我不会做。他说：‘我来教你。’当时解开袈裟，他的肚子就是用细绳子缠住的。那根绳子又长，又结实！我学会了。我一面替他编，一面想：他要这个做什么用？是不是想去抢教堂？”

她笑了，抱住儿子的肩膀，抚摸他。

“啊，真是些爱逗乐子的人！他到时候来了，我说，假使你